



10407

鳩茲集卷六

目錄

重遷留道尊生祠記

馮華二公合祠記

董孝子祠祭田份增後閣祭儀記

徐氏宗祠記

龍陂橋路亭記

築馬長港堤橋記

歐羅巴國記

附利瑪竇本國刻數不同記

鳩茲集卷六目錄

登太和山記

義井記

採木記

宴坐齋記

清瀾館記

忻源甫新居落成記

何女回生記

博羅縣白沙堆橋路記

重修番禺縣儒學記

新逕石橋記

旰江黎先生去思碑

周侯實政碑

○戴郡公濬湖隄城記

普陀鍋漲記

重濬江東浦口碑記

司理魏公重脩風朔廟塘記

鄞邑江侯生祠記

烏金廟後塘改築石塘記

鳩茲集卷之六

古鄞

徐時進見可甫

著

古循

張 萱孟奇甫

選

記

重遷留道尊生祠記

自 肅皇帝壬子諸負海地數中寇始召置諸材官騎士而厚餼之士業飽上賜且厚則以身當矢石斬鹵爲上効上益出市租饗士大則褒

鳩茲集卷六

三三四

行

錙繒綃告身以示褒異故方是時下易見功上易見德上德而不任第以賦諸毗而毗受賦亦欣欣飛輓相屬曰是固當下功而受餼食益衍衍發舒超乘拔距愾奮之氣赳桓煇耀成軍師焉比後事漸寧上意稍懈毗業以軍興故疲供命而當事者思以節縮滋息之則爲裁諸吏士其不能盡裁而籍於伍者餼如故餼不望與昔等而多不以時至諸吏士奉有約束即不敢脫巾囂而骨質子錢耗上所賜十三士以是不無

中悞曰縣官特贅疣我耳我何負縣官蓋事勢積漸所由各以勞逸盈詘爲低昂迫則厚士緩則息民互有其說非盡在事者恣慢不爲慮也然諸吏士亦憊憊幾不可用矣今上某年公從掖垣奉節出監海上諸軍事公至則首問民所苦除諸犴狴苛條及諸供億冗泰費已則巡海視師廉軍所以羸狀亟爲檄檄外郡當上賦者曰吾非私吾軍而迫爾民吾拘軍於軍而不以期予餉吾甚媿爲之帥也公夙有風裁懾人

耳諸受檄處人人凜奉約唯謹士於是得宿飽公廼飭具械角技能第勇怯自偏帥而下至諸廝養搖櫓之屬皆人爲貌閱扶其怠者驕者汰其耄者尪者而間用特賞賞其勤有藝者即不能如軍興時恣用金錢而士已無不厭心喜色坐沙中相竊歎謂公乃振我軍似猶欲用我一臂者然終公之蒞軍而海上無警竟不須諸軍吏士一臂故公去而民不知有公之德其軍吏士則悲號潛怛莫知所爲挽相與肖公貌而祠

祀之祠在鎮遠門江濱之上祠可二年而圯于
風則又徙陟而築於城徙而祠之者仍諸軍吏
士意也徙又二年而島夷發橫於遼左流聞夷
且大舉諸濱海區行當受兵羽書旁午於是諸
父老且嚴且喜曰吾嚮者固疑公異軍當有意
今吾朝聞警而鯁鯁以憂其頂踵嗚呼堯堯而
眺諸軍士輪動舳艫間舞矛發九星奔電邁知
當不難辨賊者夕歸而共妻孥口語以無憂非
夫公練習餘賜耶且不聞廟算欲殲之於鄰

亦謂我浙兵甚于試而檄之趨事乎有如前是
者闢葺不振吾里閭之不衛而何應虎符之與
有有如皇師且賴吾軍而吾里閭何不衛之與
有吾乃今而知公之爲德於我甚深也曷趨祠
下而謁公貌謁已則又曰公所畫世世存可也
請得邑薦紳而紀其事乃儼然造余而以見屬
焉余唯事繇邈則聲消歇世所稱人貌榮名固
罕有久而能新者矣當公之去吾軍也而始有
祠祠已圯而復徙築祠之徙之於吾軍士而珉

紀之於吾父老祠且徙於十年之前而珉以紀於十年之後彌久篤至可謂不忘德矣公豈無所以繫其衷懷耶余以單閼從壹適後出自故悉知公狀公素簡靜不喜驚擊其治軍則一坐馳皆用軍法而諸所隱恒處未嘗不曲體而翼長之意不獨在軍也昔視之爲恤軍今諦之爲優民事顛末相循環難爲淺見者道耳語不云乎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誠可濟吝者不惜千金獨計在河而壺不及具也余因塞諸父

鳩茲集卷六

七

李二

老請而叙及此少間 天子幸矜憐東南則以中丞節予公而惠公東南其爲我長畫止是哉止是哉

湖廣按察司僉事馮公荊州府理刑推官
華公合祠記

天下皆以用用故較吏道以尺寸雄瑰磊偉之氣高視濶步砥蕩鎮浮天下顯受其賜而耳目之囿第以凜節高之不以伐稱屬者吾楚璫被昔投北吾荆獨以功歸焉華二公首設俎豆尸

而祝之玄虛子曰斯舉崇本闡幽詎不超然持
論之弘著者乎 明興二百四十餘年於茲天
下未有大故洵洵也 上即位二十五年下
權採議諸宵人馳傳遍海宇所在騷動而楚沸
爲甚當馮公之來則吾理華公逮矣襄理何公
後先逮矣璫勢不能不與有司衡有司勢不能
不與璫衡璫之勢又不能以所衡盡睚眦報擇
其衡之甚者以報得可而璫日以僨驕不可制
馮公衡之益以甚璫即橫謂愬控不宜數少噤
嚅不敢發吐輒恃以無恐諸少年裂背縛沉其
私人不可禁會 上遣緹騎覘楚事吐亦誤爲
璫私人沉于江於是 上震怒逮馮公顧不能
無心動而璫亦令所司徵發按狀矣璫去而楚
之人始出膏火獨心憐乃公以吐故奮不顧身
受此械繫天下亦聞而壯之謂乃公於虎啗爭
餒凜然英風勁節而不必訟言乃公功也夫楚
能不以去璫爲功乎璫之去由馮公之激怒

上璫不去楚三戶必揭竿爲亂楚亂天下之其

心於璫者不期而蠡起天下不獨安故去璫不獨爲安楚也遍宇內皆璫始不必盡爲璫所爲其效慕無忌爲璫所爲又何難從楚之被徵竊竊謂上意亦不測稍自貶損不甚張則公之功陰有被於天下吾理公先不衡璫凡上之餒且立盡吾荆之獨私理公而德理公宜何如者理公衡璫以受逮馮公以逮理公激怒衆而璫始匿藩宮悚宸聽是理公以身爲礎質爲民衡命而馮公乘理公以爲天下驅馮公功在天

下吾理公獨以荆議功云乎哉或曰以二公節胡必不當祀而必功是議節之名高而功之被實誠有功不當以節掩也記曰能捍大災則祀能禦大患則祀勤施於民則祀以勞定國則祀俗之漸靡惟身名俱泰是賢故老成持重之說日益伸而率以敗天下事咎夫意氣之過激悲夫意氣不可有也庸可無乎泰不必成否不必敗於天下不足有無而一人之泰不泰可弗具論吾茲於二公有槩矣馮公諱應京字可大泗

之明貽人壬辰進士華公諱鉅字德夫潤之丹徒人乙未進士

郡理何公續置董孝子祠祭田併增後閣祭儀記

孝子祠始東漢延光三年誌云即其故居則今之郡城南祠耳唐大曆間宋祥符建炎間遍有葺庀而鐘簾幸無改入明洪武四年守陸公又祠之于郡治南六十步用侈新褒閭族瞻

嚮得常謁茲云爾萬曆甲申守蔡公又以神母

鳴並集卷六

十

三十一

附偏隅非禮爲拓後閣居之未遑竣理何公來則爲竟前役肖二像閣中設俎豆以祭孝子之目前致祭業得請當路以歲所需牢醴費屬邑賦矣又計壇宇漸以斥戶而祝者供掃除奉香火必有爲之資時復圯墜以儲胥俟之廼克舉於是首捐俸如干兩合五邑所贖與租所贏總百金得畝二十有九歲所登賦百斛有奇而祠所倚辦即不時足需焉已或曰公自上第時夢有媪展謝已得理署薄祠右恍恍此境故

亶力於此余唯漢延光迨今千五百六十有餘
年當祥符時而節度公自草堂迎母像以歸神
之西偏已獲我心特引而未始也。一明皇帝萬
曆十二年守君以謀於諸在事位之後閣則又
獲我心時舉而未備也理公竟且備之其自爲
孝出之因心詎必寐交是踐又以弼教爲明刑
輔其剝畫足及之焉爾事有依至質當人心久
乃彌彰畢而諭巨若爲有待者然於孝子之祠
事可睹矣公爲理敦而無苛簡而精恢而得度
又嘗爲澤宮贍畝他惠貽未易縷指千載而下
詎無從厥好者起乎公名士晋戊戌進士孝子
復讐始末暨祀田區里額剛具詳它籍不復載

徐氏宗祠記

鄞之徐多亢宗然各以其閥顯吾徐之著於鄞
始茶權公公之先江西吉州人諱硯字振國宋
寶佑丙辰進士咸淳間以光祿勳左遷明州茶
權使尋被召召還故秩而稱公仍稱茶權以公
死而廟食於郡曰茶場稱茶權以因故也公之

占籍鄞嗣子孫繇茶權非踪光祿誼不忘其始也當宋之季中國之入於虜已八九公所當職爲浙東副提舉蕪權事一署鄞縣事而已矣公於是時何所陪敦而長繫於民如此昨於是時亦安所逢隙日而急急崇公如此按家乘郡地產茶絕少會積苦兵田賦無所益權及茶昨有茶一株立削猶謬被編充戶公度額不可已而橫索賦於艱食之民愈見因爲請於朝以魚鹽抵權事罷而場爲虛即場而肖公貌其中因命

之曰茶場廟迨至元二十九年而又請加勅載於典獨此茶戶尸而祝其不能忘至此耶傳之故老戶所編以歲更轉相騷市無鬻茶可供飲無論他惠政即此禁弛呷七碗其繫人思亦宜矣而又幾於習習者廟故在東渡門薄城堞元季燬於兵徙置今後市街而殘珉在故址之河孺已爲闕文不足據吾乘有全文而不必與戶說逮郡續脩誌不能舉其姓姑述所訛云或曰姓張脫非吾乘無恙且日以漫漶無徵而訛莫

知所抵矣嗟乎人孰不欲貴其胄而狄不以不
梁公得輕郭不以汾陽得重本無謂而繆引重
正足爲天下笑爾鄭故有偃王墓里亦有因之
爲鼻祖者豫章推援高士差近吾宗以吉州故
而亦援高士其中之寥寥奚差次焉斷以茶權
公爲之始所自釋然我心俾後之人鑿鑿而徵
諸我足矣祠凡五楹左祭器右尸祝中三楹以
安神門廡五中縣祠楔左右廡各二取儻直供
祀用諸祠約具碑陰以吾祖德徼天右序是生
秉禮用托永貞獨此珉而已哉

脩龍陂橋路亭記

今天下問職於吏大者歲賦次質成其他科章
縷縷不勝指所不具文視也者率苦渴日若塗
杠平治其爲腹鞭所及又幾何萬曆辛丑余自
岳趨石城出荆小北門塗泥陷及人脛輿者呼
億頃不絕聲無何余量移荆計治此塗以荆所
抵界至龍陂橋爲止凡二十里始獨虞鏹不給
耳余姑以百金倡而喜余之有此舉者各佐資

有差貲具以授陶氏從陶負塼至龍陂三十里而遙日負不能再又郊曠無所責伺守又塗坎陷窪于左右田田各有業培土無所需不得已召旁路諸佃田者授以鋤越里許各爲陶就壤鑿坏塼計日以具不煩灌輸六越月路成跨路爲亭曰少憇直三五金附亭爲菴召衲子居之及暑煮茶供往來飲附菴爲井便綆汲附井設二石方池便馬飲菴趾買於民劉直十三金通蔬圃三畝二分七毫又別買某畝民畝若干

鳩茲集卷六

十四

三十一歲在

直四十金歲收賦十八鍾充衲子茶炊費菴三楹翬飛做殿製奉大士像後三小楹衲子居之週以垣墉前設門屏官出鏹六十兩有竒授太學嚴生廉董是役生慕義輸倍前直有等客謂余曰宇內多塗就土而履者踵相接獨此塗稱綰轂而必磚砌爲乎余曰然塗負郭天稍雨畦出郭即此塗泥田以負郭故價上翔塗甚狹局輪蹄於尋丈間泥爲輪蹄所揉若溝已霽不可乾土庶不策蹇必以徒跣又越塗而穿農平疇

踐其生樹故治塗不獨爲遠旅耳客曰將無以
賈譽乎曰然將無以徼冥冥乎曰然聞之作孽
召致中士以自禁有可以徼於神譽於人而禁
不爲其必作孽召毀乃爲乎雖然非吾之爲也
實惟諸君子釅充之力居多不可泯也勒諸碑
紀其誼左方

築馬長港堤橋記

托名

夫有司侈言治慮無不奮議興除矣其增古初
之未有消沴祛肯爲昨安集又何寥寥不能幾

數審諦舛而利得害也利害參而究以害害成
不可久也時用詘而議弗克見諸厝也道旁築
而甲可乙否竝不得要領也蓋天下事所由
潰成非一若有數焉而何吾郡之築馬長堤不
能以五越月舉耶古初迄今厥土無改陵谷貿
遷事以時起而神明之存乎人洪荒之世天胡
遽不宅乎是貽而必俟之禹之疏導手足脛無
毛而後乃登天下於底成天之爲天責以伊人
禹之生與洪水會則天之事也荆故澤國岷峨

所注懸厓瀑布萬派滙流稊歸黃陵之間勢尤
湍瀉當其建瓴可以陸沉千里而終今奠厥井
里則惟堤爲之鍵此其縱而下之夫都也其折
而橫如吾咽而下之有節脉遞相灌輸縈帶爲
浸或數百里而遙諸未可縷指其在鳩滋孱陵
間則有所爲馬長港者港水歲溢浸鳩滋平疇
幾五萬畝合衛屯 王庄諸叻稱是而莫爲之

洩港右故有堤爲甬道堤南地勢漸以下諸積
苦受浸欲從此疏分而格於隣壑之譏其耽耽

視久矣赤奮朱明水大泛滋人聚而掘公人扼
之甬道無恙而毗各被傷抉目墮股有差於是
中丞趙公亟令所司行視地謂此不兩利不足
杜攘攘也趣具條條上時已屆霜降水落視者
謂濬蕭家灣可出此腴畝會當覆按無堅決旋
屆攝堤春杪水蚤泛汪汪千陂諸災毗持械荷
錘乘刀檣蟻集堤下且戰且掘道中斷水注而
南甚駛公壞故窪受注須臾即森濟無涯洑而
綠堤格闔者拋土石檣載滿風大起檣多覆

暨諸受創及溺凡數十餘人於是檄下按治益
迫司理王君一再往水之狀亦再異昨遮道訴
謂非開馬長不足祛吾患者水友安瀾即蕭灣
可以徐出此灣與此港不甚高下有如江濱亦
溢水且內入置閘以遏其入似矣尚安望其出
乎守徐君與王君僉計謂昨議良是彼積長子
孫於茲也寧捐肢體以必掘此堤豈其見之不
審而爲此危難不可知之事乎此港當開無疑
獨移此浸於公人滋聚族而開公旋聚族而壅

爭於何已幸也有夾堤一策焉蓋堤南舊有水
道滋民所得因而利之公之人徒曰吾以窪無
奈吾自有之水吾焉能代若受水當其暑雨即
不受他灌亦巨浸也徒有甚不甚耳就故所由
水而兩厓俱堤以護水之流滋特假道於公而
非有妨於公公即暑雨亦由地中不復如曩者
兩厓溢而不辨牛馬公亦幸甚詎所云利害參
而以害害成者哉役始單闕正月報竣五月堤
長二十七里東西相峙爲五十四里先議公私

六千七百八十一兩已省一千五百又益之平
道至孫黃以東皆取辨焉橋跨堤壘石爲六架
架柁爲梁翼之以欄亘十六丈有咫廣丈五尺
有咫先議堤頂平五尺已頂可二尋高廣視先
議俱倍之曠所積苦一旦驅除又不圖官爲捐
帑得寄餒口於工若此是用子來費半而功倍
也中丞趙公某胡公某直指應公某慮始懷襄
阜成天地方岳薛公某梁公某備兵徐公某周
公某疇咨關策底慎敷土守徐君某理王君某
公安令劉君某松滋令戴君某度地測景稽衆
協和百執事胼胝分猷而不知刊滌之爲勞功
用告成向所云時事起而神明之存乎人信哉

酸羅巴國記

國在中國西陲取陸爲近而其國人利馬竇取
海從嶺粵入中國途八萬里而遙按傳湯時奇
肱國人爲飛車西風吹入豫州畧國去玉門四
萬里余向咲此道里安所量度而利馬竇爲余
言國人性好遊以其嘗歷誌里有質驗其以航

浮溟渤來也千餘日航所受千餘人所經國三
百許某國貪剽取貨某國暴噬人鄉導者皆前
覘得習知以利帆越度之某國無虐則艤航備
餼糗或爲更航航凡數更抵此航每七帆紉以
布所嚮燕正旁其通往於光天下率以海率有
里誌併寫所經見即所產魚絕怪直北冰海因
魚爲糗車輪解棟家具率取魚骨充事魚百千
種罕與中國類者竊又怪博望之槎直抵星河
僅僅以機石歸無他志俟後如茲所圖所口授

甚辯可相證者盡信之似爲喜經竒荒唐悠謬
不信又似蟬不知雪爲遠人嗤而可信爲近人
亦愿謹無警者所攜有自鳴鐘大小各一余所
睹其小者鐘懸以亭亭製稍匾高八寸廣六寸
鐘有鳴刻者有鳴時者制似鑲並懸於亭之脊
下施關機如車輪凡三五填亭中而以二晷托
於亭門之外一銀色按刻一金色按時門列十
二時時間列刻如周易圓圖兩晷密移其上驟
諦之不可見如日之靡旃亭中有聲的璫無已

時靜則可聞二步外然非鍾聲也鍾之鳴刻者
度一刻一擊余所聽在酉戌之間其度而交戌
八擊有頃又鳴一聲則戌一刻戌之中九擊度
亥十擊亥之中十一擊度子十二擊其擊數多
者皆鳴時鍾自擊之然子之中止一擊漸而益
以十二擊爲止自相迴旋也聲甚清越可人耳
靜則聞於二十尺外陽至之半律灰飛管歲序
之可驗良不誣而準刻準時簡於吾所謂壺漏
亦巧矣聞 高皇帝逐勝國時宮中得銅人自

按更點命碎之豈以不貴異物遂無此作者與
又有一石長數寸似水晶以橫於目仰視之地
面上物盡倒懸而色鮮麗絕竒憑高俯曠睹愈
遠愈竒一琴廣尺六七寸長倍之乃方函也啟
函見諸位置彩錯猶不辯爲琴其絃四十五皆
銅質細如絲鼓之不按絃而按其旁之拍聲嘹
嘒雖啾萬籟相宣出絲間市人至焉謂之琴矣
俗無儒佛教所崇祀爲 上帝有像播於玻璃

板宣色竒艷如天際缸霓國人絕貴草工如寫

帝以端重猶計寡韻不得趣併寫 帝母而抱
帝於衿帶間氣態如生閃閃爍爍可愛可畏圖
尺許耳云在國直亦十金當日長康厨中抑以
有此神物化去與按諸家稗乘無稱異域毆邏
巴者此大西洋所屬三十國之一三十國有統
受令者如中國 天子名教王國自有書能講
解規俗躬蹈無贅者得爲官王或倦勤或殂落
則於官之中舉而代蓋世世禪也王皆無嫡嗣
其始得爲寧教之官者皆不娶者也國人多不

娶貲數百金以上度可以給子女三兩室乃娶
即富而子多亦不盡受室其俗好遊遊不必返
首丘或以此其諸國君公率有配止一自富室
而上至君公無二室者君公之女必字與君公
其世相爲姻者數國一時君公文多而無可適
則以閤中老國有疵政無道則王使人讓之不
聽則選其宗賢者以更置無可選則立他宗王
業有令則通國人與左右皆不附如今有司被
黜不可居位故不必以戈矛去暴然其國亦除

器厲武繕城郭其陲或邊虜或邊黑人時見殺
畧急捍備也而俗甚耻爲人廝養無鬻弟子者
又於黑人國市役之黑人寓國所產稍見馴可
任使獨王所居寮隸森列宮室甚巍廣國之陵
藪原濕多產材而築室貴石宇磚楣以紫層臺
其最高處乃構木地饒梨栗有桑繁黍來牟蕪
種秔羊豕駝犢鴈鶩諸用物多與中土埒獨無
漆茶釀以葡桃桃絕大聚數斛巨甕中蹂之經
月成酒無需麴味甚濃酌時和以湯按史大
宛多葡桃以爲釀利生自謂國在西北邊虜豈
與西域之宛近與其土可桑可秔則土風當
不甚膚栗鞞膚或西而稍折以南也且其術解
竒技亦夔非虜所有一者而尤貴醫有青囊沁
縫之術業此者試於官授劄子乃得爲閭族所
延所全活左驗如干人乃得受餼隸無且籍方
貴草工亦有毫管克工用獨作字以鵝羽管類
吾稚孩所畫千億相類而渠讀之各有辨抑以
此爲造物靳王次仲之大小翻不一落毆羅地

地負海而濕水亦不經流彼輿然利生自聰警
考驗天地塊圯甚辨國不蓄髮時時剪存寸許
覆以縑利生入中國即束髮加櫛即習漢音能
漢言即攻次仲書以所携大瀛全圖譯而眎人
其言天地形皆圓如瓜無所謂四旁上下地在
天中水介地中脉理浮絡常而不遷就中差次
爲南北北之極爲蒂南爲底日月運于中央爲
赤道從赤道岐而南北各二十三度半爲南北
道按中國在北道之北故日行南晝短行北晝

長佛氏所稱南瞻部州就佛所產言也南之南
又南北之北又北日之行南北陸無改而地之
受光各以近遠爲差故南北之極皆大寒日輪
一日一週每辰行三十度兩處相違並差一辰
女直離福島度一百四十緬離一百一十女直
與緬差一辰矣愈遠愈差差六辰則晝夜反故
有此之夏彼之冬者矣有長晝長夜之處晝長
一百六十一日二十一刻者矣計地之厚二萬
八千六百三十六里奇三十六丈週遭皆人足

所墊爲下首所載爲上而不可以定天之土
也日之普耀旣不徒以橫爲擴而又轉圜于新
側之所故應有多明多暗爲長晝夜者於每路
子二百五十里乘而算之北出高一度南入低
一度得此數矣余笑謂地週遭昔人假令吾當
圜處吾所墊得無憂側乎城郭宮室得無憂圯
乎曰子大夫何少視天地所爲圜也人身一形
不頓進一氣不頓虧人不覺其進且虧此猶是
也中國以燕雲爲北地迥高於南若建瓴然人

杖筭北尋夫焉知足之漸而高且此三四千里
間耳地之厚幾十倍此迂徐而圜惟人所墊無
弗平也疇復覺其圜處計金陵離中線以北三
十二度離福島一百二十八度瑪八作離中線
以南三十二度離福島三十二度則金陵與瑪
八作人反足氏行要不得謂金陵上而瑪八作
下也處金陵不覺其歌又焉得謂瑪八作歌而
爲倒置之民余曰地圜如此吾所瞻辰星如瑪
八作亦與吾共之乎曰天包乎地從地心至第

一重宗動天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
百九十餘里第爲九重辰星麗之而其大者
遠於地球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此其光當
何弗照而又本天以左旋一歲一週四垂之所
共仰可得而知已余曰天重有九列宿所居各
間以重吾在下土何以無障而得于纏次有窺
曰天積氣耳氣有節宣混茫別焉若爲有層其
體明而無色通透如琉璃水晶非以層故有礙
也其有時而翳翳不可爲辨又云何曰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此蒸浮之氣自下生而非空洞本
體也余雅於天文無了不能準驗其說而獨喜
生辯博駭回耳目好與抵掌遂爲叙存其概六
合之外存而弗論弗論可也論亦大愉快矣其
人目巨而深色近碧耳擴而開濃髭包頷芄芄
而短鼻中昂而隼下垂中國之貌遠人爲之者
肖其三四其在金陵多訪視者接之卑昂得體
出入肩輿隨童僕冠劍甚都去國旣久橐應垂
又恭謹無旁入疑有黃白術取充而闕室中無

爐鼎余問之云其國人多遊佛郎機佛郎機時
有往來東粵者從彼却寄佛郎機即異域志所
謂三佛齊也國在南海中爲諸番水道縮藪地
產犀璣香藥而利生亦謂毆邏產珠璣寶精
諸卷握物自來與佛齊諸國市則其國自西而
稍折爲南良是獨不能於志定其國名大略種
類西番爲鉄東諸國附近爾利生已挾所有往
北期得 上貢而余鄉人來以不及見徵之余
因記之以傳好事且志宇宙之寥邈即書傳不
能差數載焉萬曆庚子四月浴佛日記

附稱瑪竇本國刻數不同說

中國日十二時總百刻每時八刻其餘四刻分
散十二時中乃曰初初刻正初刻謂之小刻而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
八大刻其實則百二十刻也敝國日二十四時
總九十六刻每時四刻若以二法合之子正丑
初丑正寅初寅正卯初卯正辰初辰正巳初巳
正午初爲半日午正未初未正申初申正酉初

酉正戌初戌正亥初亥正子初爲半日嘗聞大
統曆家算法亦以子正初刻爲本日之始以子
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爲先日
之夜以故自鳴鐘以子正午正爲始其擊一聲
丑初未初二聲丑正未正三聲寅初申初四聲
寅正申正五聲卯初酉初六聲卯正酉正七聲
辰初戌初八聲辰正戌正九聲巳初亥初十聲
巳正亥正十一聲午初子初十二聲則終一日
爲敝國二十四時即中國十二時也此乃大鐘
鳴時而小鐘一刻一聲二刻二聲三刻三聲四
刻四聲每時四刻而然也

此萬曆甲辰秋七月從京邸寄來者據此則
今人之生於亥子間者其日主更難定矣

登太和山記

山名恭上不知其何昉晉名謝羅從謝令之托
隱以名宋崇玄武始名武當 明興文皇帝大
營此山宮在其巔曰太和因又名山爲太和萬
曆癸卯十一月當上計取道襄鄧余夙有願祈

玄聖喜得間會先是致齋以朔之四日凌晨自
玉真宮登焉日且午抵紫霄薰沐啟醮述忱鄙
夜逾丙由紫霄燃炬行可六七里過榔梅祠坐
良久明星猶爛羽士告余從此稍上石蹬甚隘
不可輿因折而右取旁蹊行俗謂之歡喜坡而
余在輿甚恐怖時時汗浹背心念以此微軀托
四人者脰脫一失足而吾軀可幾倖乎山愈折
愈險怖不已而天柱乃在目猶折二三里得石
蹬名曰六十搭坐不可輿掖而登且竚且登食

頃抵神厨少憇氣稍定步入闕則所謂太和宮
者也望層城猶在翠聳處徐挽石欄盤旋以上
周遭皆城心無怖而力已憊不支入板廂坐有
頃更衣告虔玄聖几下聖貌顯嚴自其供案侍
神通殿構皆金質顏曰金殿備極精麗他記詫
爲鬼工良是禱已望羣山俯地如海波自山趾
所指插天燭峰皆崿嶭矣天風甚壯足戰戰不
能竚急爲下下淪神厨食已下三天門石磴陡
峻可六七里逾此度斜橋始就輿還紫霄畢醮

事遄下玉真狗馬之軀故無勝具忙忙奔詣徒
爲有乞於神聖他幽佳多未遑流覽諸祠宮製
崇麗做王居層巒怪石多可喜陵谷中除道若
衢四方之以告虔至者纏屬若蟻種種形觀多
爲他記詫述不復贅獨誌詳神所自降余竊有
獻疑於釐祀家者按誌神爲淨樂國太子誕于
神農時誕自其母左腋年十四好道修真茲山
故有太子坡歷春秋四十許意稍欲還過井旁
見老媪磨鐵幹云以琢針悟而還又四年迺冲

舉故有磨針井 國始封在均故於均闢淨樂
宮諸羽士槩稱爲祖師若援之爲羽化者祖而
玄聖始亦血氣之倫矣余惟神農之時風氣渾
龐雖嘗百藥標枝野鹿之吐遊以無懷未有昇
僊說也莊生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黃帝去神
農已遠廣成子無他經見此徒寓言耳故道家
以老氏爲宗老氏於周衰時官徵藏史去神農
數百千年稗史稱老子生于苦楚縣自其母腋
出謂玄帝亦然將無好事者做老氏而爲之辭

乎自三王始有封建神農時之有淨樂是何苗裔其自爲畛者耶且在邦域而無徵何敢多信爲國胤子冲年好道即非恆人意其不必成以末垂倦須磨針媪而後覺又何覺後之成甚易自神農時有此聖托此山何向不以名山逮晉而以謝羅名之晉唐諸稗官最好傳竒何以寥寥無稱三復今誌特宋吻耳故余謂玄帝之爲玄帝自有天地則有此帝非托茲山以脩而成者也宋真祀玄武茲山徒以茲山之勝耳其以

玄名玄從水水從北也誌謂文皇起北平玄帝司北故效之靈是又不然文皇當爲天下

主天之所祐豈以南北爲故按象緯以北極爲天樞則北之於天非偏隅之謂也於斗杓之居所不動可想見其所統有常尊矣且今之蓼上在雍豫間豈以北陲爲聖所分疆而受茲供奉或曰張三丰羽流也文皇將營此山三丰預云吾道當大興似三丰亦以玄聖爲羽流鼻

祖非歟曰否否玄聖即天聖也玄聖非羽士祖

而謂羽士之道有異於天道不可也瓊宮僊室
總在天上列聖踐祚告祝之文第云秉靈天一
不言神聖所繇發身則禮官已先獲我心矣萬
曆癸卯嘉平月十三日古鄆徐某謹盥手焚香
書于長安邸舍

義井記

郡階務橋據湖之北口爲通津然遇旱輒涸無
言渡葦即鮒不足活矣迫橋之南左微有坎不
盈尺或掇之水汨汨不可竭莫不詫爲神汲者

踵至坎故在河壩從橋之左脅下止容一人坎
方廣止受匏一二又壩沙礫凹陷難墊足又他
井拈計從坎汲而壩之淤汚未乾坎水率率未
得泚當河之瀾則又無所爲坎矣故其濟亦有
限余視坎必當泉眼不然何以河涸而坎不涸
察源所來乃在斥東地從所主買之迎源而井
衆莫不大喜而主故昂其直濱河屈曲共地數
十尋酬十三金猶未厭里父老訟言於邑邑爲
躬行視度已浮恒直遂得堅決砌焉砌之月爲

霜初降當水減之候用兩桔槔猶不能勝其源
所出以故掘不加濟今年大旱郡東北阪半壁
皆就汲綆擔道相屬無寧宵昧幾告窮則又恨
前濟之少却矣方砌時其裏隱多租爲之勒外
壘諸方石僉謂可無它慮矣次夏河流綠井泉
亦綠行道爲惻及秋水落乃盡撤斥砌用大板
石障之益以黃土石灰杜隙始得無外譖爲肯
通計砌費浮于市地直又二倍而井上之亭猶
有俟焉丁未八月朔日記

採木記

萬曆丙申四月余將有事鳩茲車未驅則聞
兩宮災旣視事三越月得備兵使者張公牒牒
繇征鎮傳奉 上供諸材取辦枕蕪二廠而牒
所載有虎尾木長八尋有咫徑二咫有半者連
三枋長三尋有咫廣三咫厚一咫有半者皆關
志所不具前未經見一二而需之以千百計其
鷹平架木長七尋徑二咫以下平頭木長六尋
有咫徑咫以上共三萬二千樟後所聞有令關

吏持其權解笈括之趣商自灌輸潞河給直焉
牒未至諸駟僉前偵得商逗笈宵遯矣不佞時
進殊鯁鯁深惟 天子都燕曩時將作所需運

斤荆蜀之材匪大江無繇而某在事獨曰無不
供 命得無譴乎則爲按故牒牒漫漶無餘惟
十三年 陵之役在焉詎時遣曹郎陳君某以
錘三萬來貯江都治而商王慶等先在邸告認
行蕪厥牒至而居間求售者聚而訟以所需徑
尺易辦直以見償道里挽賃諸費强半給之啓

行而其二以夏鎮以清源商率得仰竒贏於縣
官故其趨熙攘爲所眺搖股騷騷不得裹耳然
爾時已稱及格者罕首所抵不如格有牒以見
錄爲止錘之餘者挾而歸後所抵不如格甚則
汰而徵錘錘耗亡不足償令有司覆其家卒以
瘦死狂狴迄乎今猶索逋罔赦諸夙賈稔之方
惴惴謂不當與縣官有連縣官又懲前故謂不
當輒予賈錘所授令更曩牒行之而不知吐所
畏遠不樂趨即縣官無奈之何縣官持勝算謂

今而後庶其無闌出水衡錢吐又持算謂吾不自引而以吾母錢賈此危難不可知之禍關吏據見權括之計得及程幾章而上游源已自聞風鳥獸散不能以牒攝于關之外事焉集於是亟爲條條上中丞趙寧宇先生大謂蕪去瓜去儀去京口諸解後處率數百里而遙解而復結耗貲以倍且疇堪此曠日者解而不復結疇能以此總總凌陽侯下此爲商憚一始營賈度其母錢幾何一上賦一供路糧至某

地而止某時而入子錢歸矣今趣使抵灣錄而受直安所假辦此遠資此爲商憚二商故役某方則習某方情境逆旅人計時潔尊以待商赴之如家忽而奪之數千里不習之鄉若以奔驟此爲商憚三人一筏耳解而擇不必中中以數章中以數十章身與材俱與附而與人之材俱皆於細人有私憂此爲商憚四夫吾乃藉人以事而不爲人祛所憚而可乎故直不可不當酬以殉之欲也筏不可於蕪解以示之畏也蕪而

下再權于龍江北抵儀抵瓜南抵京口解入關
惟吾所寓目括無匿也括及數章數十章聽以
直去官哀之而併于百十章以上者酬其直十
之八官督之與筏俱而徐議其道里費如所云
啓行給夏鎮給清源給者以章爲差則商所不
憚趨也又不然第任商以行筏給其簞纜禱祠
諸費而以輸挽責之經行之州邑境出入皆有
籍稽其淹速踐更之賦取償於歲所上將作帑
金不爲經行地重困凡此皆可以徠商而集官

之事者也如向時患不及格見欺此在括時主
進者足履手辦弗令尋尺間少縱舍可耳假令
縱舍於此而按誅於彼即商人人赴亦惟有簿
錄瘦死已矣於縣官奚其益於是中丞公覽譽
是余議咨聞主計題上得 報可某竊自幸可
無罪而事猶有謬午未易集者盖自朱明之末
垂得牒而後議便不便議南而北北而南及霜
之降江流日減不足浮巨筏矣而江南北介在
兩郡間所司分括各有額瓜儀在南徐上流筏

中有材巨者獵得之要機北岸其不供括者乃
聽南下又商以材夜售人事泄囊三木頭有禁
民間毋得市窰稅尺寸商益無所入爲資不肯
下而南徐萬六千之額及冬仲月得四十五章
矣則謂自來無巨材入闈者徒以禍嫁今可略
睹而不深惟世華侈無先吳會無寧獨嗇用材
殆偶失之捷足耳已乃疾發使明日以某尉來
又明日以某丞來悉倣北岸行之又從蕪請款
識拒中流攘者事稍稍集而杭冠蓋之使又道

相望矣杭材故產睦婺間頃益艱巨者每大工
必併需不得辭時杭關在事爲王君某暨方伯
公某後先以公私移抵蕪請得與賈人市猶之
急公誼復何抑而江南北司事者辨主賓殊屑
屑謂事所關不得以面孔假人諸賈人子又最
樂與杭市多情態已爲差次分授之得無競而
直低昂與準繩短長下上商又乘時之急滿調
焉按故牒十三年之役使者駐江都爲璽書
有會同蕪廠之文故事與關尹議箋牒蒸複今

猶在度可證尺用蕪鈔尺圍在鼻眼下

謂除眼圍也

圍四尺八寸至五尺尺價一錢等而上以遞益圍四尺五寸至四尺七寸尺價九分等而下以遞減長四丈以外尺半折此其大歸如錄及條稿圍不及三尺以下即二丈外半折須以意劑量矣而水脚所準長六丈至七丈徑一尺六七寸章七錢長五丈至六丈徑一尺三四寸章六錢餘所減益可知也而前是議以縮轂州邑遞而輸已得部覆如之卒復給諸費予商挽運者

商於諸費猶覲稍乾沒已弗遂所私則謬陳諸艱辛狀不即發督部者業以愆程是恐則敝聽而煦沫之蓋此猶可假以慰商者也而最不可少假惟附贅附贅則纍重纍重則行濡滯行濡滯非獨稽供事也貫以久故朽而激之湍流裂而犇患無加等此者矣次則圍量不可以倦欲假人少假而復錄之不及程督者之無能逃議也有成言矣蓋始事議直稍優已事支直無濡百爾公平度已足勞商他則萬萬不可敝聽者

是役也始於丙申秋七月竣於作噩春二月蕪
所輸三萬二千章杭稱是共輸六萬四千章有
奇兩地撫公而下銜命之使封疆之臣暨諸百
執事旁午督懲數十人拮据十越月得竣焉而
所採於荆蜀如虎尾如連三其告成事得以程
計與否非吾所敢知唯是 天子萬年差莪縹
緲之居罕愚無恙毋議斧斤即天下幸甚無問
藻兼歸訴未央矣

宴坐齋記

鴻茲集卷六

三

百

宴坐齋者 王孫巨源所自棲真養生于秦淮
之曲者也齋廣不盈十尺許縱倍之邃其裏爲
小樓設供大士諸現相及貯諸小玩物樓之下
中闢小隅回以曲坊施幙方幌上所爲宴而坐
者也前列棊几黃庭素問名墨帖數卷齋之前
爲除方廣如齋而稍淺一竹一石紅欄障之如
斯而已矣然則曷爲記記其宴而坐者爲巨源
子也巨源子生 帝王家於 制不得弧矢四
方性閒雅秉有幽人致與其處固當貌澤偉而

善病病幼孤撫於母氏及長受室舉子今及強
猶似孺離裏毛不能輕去母穢者居惟內典圖
史是娛間哦短章不必諧調諸衿士之文有誼
者往之鄉搢紳之介且重者往之吾黨之遊宦
此而右文喜恬者率往之巨源子亦率率以迎
憑蒲捉麈炙香啜茗都無輕重于懷若不知人
間級次而其自舒自安禮樂冠冕望而知爲龍
媒彪釋別于闌闐恒萬也諸公旣喜得巨源子
之齋消之悟言滌其塵鞅多爲歌詩篇什稱其

樂善好文何必減東平河間向父子而余竊有
疑于巨源子即得無踐更諸費其無以異乎倫
常猶俗也將軍中尉而下散在他郡國以億計
束於四業或所謀不能區蓋即齊之裔以非大
故徙徙得豐芒附在寢園夫亦惡乎托業而
得息偃曠佚優其高蹈之樂若此按吾學編謂
齊王先留邸已有詔召其子至並奪爵不詳
及卒葬時地而今合肥有齊王墓有司歲上祀
巨源子之長老相傳王之少子諱賢懌及長

勅送舊京宮監字之是爲巨源子之王大父專
顛末與吾學稍異不具論億其大歸當先王之
亡內自睽迕度無所爲金罍諸珍托寄驕穉而
其護而南無名號若謂孤何知以親議假之者
一時 恩賚田宅厓供歲時迄乎今有縣千指
勢不得不斥旁畝舍爲生聚所蒙白粲鬼薪人
不過數十鍰以卒歲幾何而得如巨源子之餌
木黃精琴尊賓客曾不見于諸公間少失色爲
旁入饒也可不謂賢也乎哉噫如巨源子所爲
不求多而嘗得多者也諸藩封孫子藩封無恙
而生乃窘蹙有味乎其齋之尋與尺而不與炎
炎隆隆誇矣巨源子舊名某萬曆二十六年
御賜名可演載 玉牒云

清瀾館記

薄郡理署而東爲董孝子祠入祠楔又折而東
爲清瀾館記清瀾館者何爲三老子弟俎豆司
理何公其中也祀理公必清瀾館者何館追署
優然容聲于茲又公爲祠具禮秩計之久長即

茲館不能忘也當公之甫下車謁于祠徘徊焉
未有能窺公指者亡何出 高皇帝六諭行其
說已又出四儀節各彙帙授讀法月朔延見徵
問所薰迪幾何時與諸生較稅亦必以躬自飭
諄諄焉則謂公雅在崇禮躬讓於諸抗敝務以
化條回之諸柱惠咎深非其好矣居有頃召邑
尉語之曰董祠專祀到今非以其奉母周至耶
祀母偏隅非禮更之後寢祀之日先子後母禮
與於是絮爲令當祀命博士有事寢宮畢乃致
前獻已又爲祠置田備諸香火要爲祠推所以
教孝令衆庶見者如此已又爲澤宮置畝如干
併儲於祠而屬稽覈於邑之丞曰幸得釜廩爲
諸生周匱而後乃望之無逋蕩庶幾其恕之教
與已脩東岡碑已脩慈谿之前江橋路已清各
鄉漏澤先是郡邑各有之已自負郭外多蕪沒
割併公以次核爲表石總歲所報掩齒無慮百
千焉東界岡鄆奉定三邑間受漑甚賴而微有不
便者時齧之公行度爲層礪鞞其裏即伺卻莫

之誰何矣前江者郡所取道之通江以多斷浦
不任挽及潮而與石尤迕則涉而淪其朝脛公
首倡事捐糈合所醵爲疋百十所亘江壩四十
里而遙其爲德於出塗蓋備古初所未有云公
爲人廉平無所假爲矜莊而精心湛慮務舉其
茲其自奉牒爲它縣道平反不勝指如郡所受
讞黃某之剽變婦弟得浮幣于河更十餘曹莫
能爲水濱問矣公刺得某陰事詰之而某乃輸
情實出諸株繫者纍纍而某亦泣且悔也王著
死久暴野無所坐孤避仇不敢發公廉得其從
子某狀論藥市時且十年矣鬼馮傖揮謝觀者
竦然諸生某坐誣兄罪黜囁嚅不自明公爲前
其沉寃三十年凡公所當職洞于赫幽觸之即
是不煩縷數而公居恒亦謂除苛解媯世自不
乏至夷其民爲必不可誨而以移回顧化爲濶
遠事情即吾黨不無過也然於犴狴事則時時
注念諸輕繫無所供則以例受餼巨慙之几肉
於中者恐喘不自謀無以橫詆誣寃者矣嘗一

再署郡署他邑節取浮濫稍具賑羨則委藏吏
識儲焉向所云祀田學田一切建畫爲之先俟
諸同義皆取此公飲冰而已獨茲館不能忘與
哉公名某常之宜興人萬曆戊戌進士

忻源甫新居落成記

余交源甫三十年而餘源甫家郡東陬去郡四
十里而遙濱在滉潏寔位之墟包山帶隰綠漾
蒹葭諸梵宇碧薨隱映山隈雲樹間則吾甬所
爲勝區也厥土沃而津寸寸而耨之無越宿曠

歲所播種陸三五登諸藻苻芟荻蓴西域瓜蔓
青苗芡魴鰕鳧鳩青羸蛤諸饒比于他澤陂無
兩則甬察利者所指不涸之府也自余爲諸生
過源甫望其廬背山而面湖陽舒陰闔目之所
蹤足之所躋無之非快于心可于口者吾已爲
源甫徘徊久之以不能去矣頃之里居再過源
甫則已更築翼然宏翠余詫而偉之笑謂源甫
巢許故當不辦買山子之負美若此將不得爲
高尚之目乎雖然高士所以爲高士自有在必

以不辦爲巢許則世之巢許接踵矣且何至溪刻自處乃爾吾所願願似仲長子光王無功唐子西諸人斥遠市城酬答希簡寢啗娛適所居匝有溝池蔽以脩篁喬樹僮僕數人足供蒔藥種秫擷笋鉤鱗暑月逍遙鼓吹笙簧得之樹杪叢薄都無繁懣每念此何必不在羲皇上而以今觀源甫之所有其去吾之所虛願又幾何今夫人之情無不厭已之所有而羨已之所無者要其可以有可以無其誠切於吾則必有分矣

千載而下軒冕朝貴不勝指而仲長諸人代不一二稱則何也爲仲長諸人正自不易也吾嚮者僕僕河梁亦謂此呶嘍之業會得簪裾一著鵠行爲了却而不知此幻事又勞境也於吾性命之期之謂何而必於得之今吾已覺矣假令可惟吾意之所欲與源甫更時易處豈不愉快度源甫之得趣已深其孰能使之眩而屑乎我雖然源甫亦似有願于余者嘗一過余牢騷自賈口誦其近製六七章大是近理余旣拱傾耳

而聲啞啞源甫艷然謂若無傲予所不能予徒以王父一編不自繩爲長憾且予豈天刑者而予大夫故盛言豐草長林之致以文予之寂夫予居胡美之有也藉先世所貽稍拓而百堵舉焉以爲風雨燥濕避吾任吾力以愜吾志而已矣以交予大夫有子大夫此一言而居乃美予初固不覺其美也於是出其故所蓄壘空拳石一枚翠鬚蒲一缶尊蓋三甕苗苔臂十支以贈余歸余不辭而授之簡

鴻茲集卷六

何女回生記

附議

四十五

三十一

女越之上虞人父某起家涇令稍遷南比部郎女年十有六在閤性誠婉解事佛嘗爲斷葷血者三年會夏觸暑感風痺疾徂冬入春漸劇以春仲十七日遲明逝家人方哀潛歛淚爲女謀戢身總總入未晷矣時有媵在側覺女蠕蠕動驚聚族指環呼遂蘇哀呼阿媽者再母急持之謂我在我在汝頃何往女言身在此何似蓬蓬廟中去來初見侍衛森列咸指女命盡當生其

宦家爲男方覺身是死矣因哀祈小少繫念父母及二弟不忍訣有一佛眉目麗古自稱上元言汝前我弟子自生世猶不失本性吾今見猶憐汝當聽汝還廟所中居如今尊官然皆諾佛言故得活忽忽如夢醒矣家人扶入內卧少與飲皆不內似猶有患苦者越二日女復夢觀音大士持藥盃臨視授之三圭覺沉疴如脫仍勗使修行語甚諄篤又戒以此語若父而前是稱上元者亦來袖出仙桃啣之謂觀世音藥愈汝

疾此桃可令不飢脫有不信汝十七日事吾留字在此汝可起握筆於時似夢非夢起坐褥間呼研札兩眸子昏昏不開似有馮者紙淋淋已滿其文類蒼頡不可辯而所口授大旨勉使敬神持善媿媿十百言還令而父歸署覽啓告於善信亦多與大士同伺君歸自署殊經怪同舍郎皆爲就觀翌日誼傳都中諸鉅公偕往索觀之然女惟日吸清泉疑夢所食桃不必長辟穀至二十五日始服食如平時云時萬曆丁酉也

余雅喜幽竒每讀搜神冥契諸錄惟恐其盡已
更願乞靈西方譚因果而聞何女事方滯身鳩
茲境上足跂跂欲共何君語越月歸悉前事何
君爲言女初夢上元來兼爲余送子行誕于三
月朔逮朔果舉兒益信世乃有此事余惟尼父
罕言怪而變精移蒐陰陽自然所爲鬼神之情
狀卽尼父不得謂無漢以翰中國不言佛有鬼
神自應有佛宇宙寥寥其從彼而入此從無而
倏有何勝縷指堯舜周孔中華主盟竭嘗不流

播夷徼而獨限夷之不得入華若謂夷者槩不
當入卽西域瓜葡萄太窳馬宜格焉而一種精
光業共此高天大地自天地觀之又誰爲分此
町畦雖然佛之不昭昭於世如娥之回生偶一
見者何也道分陰陽佛教職陰固不當與陽並
馳有如所在而是大顯跡相亦不謂之神道設
教矣且自夷自華其始各有根宗而尤靈異也
必於其地佛之不必盡昭于中國倘亦如吾堯
舜周孔之教卽播聞於夷而不必盡著者乎再

觀沈君所記何之先陰行善自其母氏誕何君與何君登名籍每有徵應而自今挹何君謹信淨惠所繇通于神爽豈以儒墨爲故無負夫子便是無負如來唯證性者所自諦焉

博羅縣白沙堆橋路記

博羅於郡爲門戶水陸縮於此從博羅入郡行者從流上多取陸其間可四十五里又別而西取白沙堆不能以其半而冠紳士庶多不由此山及偪陡懸難錯趾又中多澗磧無津梁由白

沙而南其坦迤幾千幾百丈皆浮沙窳窳没人脛所不委諸麀豕無幾人也博令曾君守約能不自懈余間謂令從古初迨今所獲有此人界詎一手一足力白沙堆路殊徑便往來闢自今日可乎令曰諾則爲具錐鑿召匠氏夷諸峽岬畫沙幹爲周道覆以剛土于石諸澗處橫木爲橋卽駕駟巾車皆得通此矣先是令議採石夸虹於澗爲經久計余曰此非獨鏹不給也其工須以歲月及吾在而路不得由誰當爲吾竟事

築以木爲縱亘以叢枝豐草壓以沙土俾得蹶
吾足可矣其直廉其工簡旬日而可以畢吾事
當其圮復葺之其直與工復然子輿氏論王政
徒杠輿梁皆取歲成正不必以今人而代後人
之事令曰謹受教不佞爲捐俸二十金餉匠氏
復勒此紀於硯非獨爲令樹伐也俾嗣來者知
此路橋歲歲俟當職人脩理爲 明律一箋註
云

重脩番禺縣儒學記

鳩茲集卷六

四十九

番禺之有學始宋淳祐

明興洪武三年

詔

天下郡邑俱建學禺所卜卽今城之東隈其始

基也嗣此而拓之於二十五年增飾之於正統

十二年成化八年弘治六年十五年嘉靖十三

年以迄今七十餘年而有司者之存會當有事

則其時爲然矣爰厥初締自 文廟櫺星門戟

門 啓聖祠明倫堂及兩廡而止而猶得以其

間第有章明爲之閣有尊經爲之祠有文昌有

先賢爲之樓有聚英爲之亭有敬一有射圃有

會膳猶不能遺其隙而爲之號舍有數十間諸
生際時昌而被在事右文興學之盛猶有隆且
備於此者乎嗣之而更圯墜加丹堊以無隕厥
成有其舉之莫可廢焉所得爲俎豆藉此而已
矣而獨禹之官又兼之有討正恢畫焉又何也
按誌番禺縣學西抵縣治南抵街北抵金家圍
具如故無恙惟東偏芳草街爲塵氓所割與諸
生齋舍牙錯而居豈其無所緣而敢迫處此議
者謂始徒諸生托名嚮邇倚官爲構已則私之

而質質貿遷莫能名其所由始豈其然與嗟夫
墟垣何地也以讀吾夫子書得依吾夫子之牆
而階之爲厲乃有此何爾時攻鼓之闐闐又琴
不聞也繁吾儒之誦法要於東身要於任職要
於治國平天下吾科之設吾誠不保所往又安
可以不慎厥初方在事而以弘文爲大務如向
所云肇其所無庀其所有非異人任也惟吾念
之襜襜而鍾簾穆以清几筵肅以靜不戒而嚴
之矩也且夫道之精懸日月而其近而徵在矜

帶食息之間吾人之於聖無所不服習也表章之以條教提衡之以德義遊觀之於戶牖想象之於聲容得其數又得其人皆吾所以證聖而示天下以趨者也有一於此精意旁皇教化翔洽猶有不凜顧化而能屑越此尺寸者耶吾於茲不能無愧也已而猶幸有此日於東清復至直北十三丈有奇於西南八丈有奇擇其最礙者闢之餘猶不撤其寧宇令歲輸賦以著不侵齋廡所增除共若干閤巽門青雲諸路又伊始自今也役始某年某月爲前視學朱公其所經始告竣於某年某月余得藉之釋菜而記其圖新復古之意如此且以告於諸博士曰楊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其必有所指矣君子慎所以與人其毋令吾夫子自今而猶有取瑟歌可也是爲記

新逕石橋記

從博羅入郡路取白沙渡江自示始路已除通軒蓋往來諸澗流界隔處率架木爲梁先是邑

盱江黎先生去思碑

黎先生之被 命令浦城也吾谿之人喜且悲
曰吾鄉者僥得之於黎先生且即真而究乃爲
浦得之其爲歌詩若而童繫其感吾以觀先生
以政矣吾鄞之弟子員又怛怛而走余再拜以
請曰先生去我且再越月乃今而知有先生也
吾將樹之珉而需子大夫之一言者寄吾思余
始猶輟然謂諸弟子若之思先生以先生耶以
先生之所自爲先生重耶諸弟子曰固也雖然
吾校之幸而得此於 天子時有之也即不繇
第第來而長繫吾二三子之思者又何可少也
師之爲席也嚴而設之爲科也約而整自吾黨
之得師而有不爾者亦少也而不必皆肅吾二
三子之內心夫師之於弟子固非獨以情親也
始相與而親親而離則思方事之不必肅則不
必不親而其離也又不必思於先生靡不肅而
於其去又靡不思則非吾二三子之用情反也

師之造士不獨以文其有繩矩焉足以作儀傳
洽焉足以待問方鯁公廉焉足以持衡而杜倖
如此者吾二三子之所不言而自折者也師之
造士不獨以行凡吾二三子之所先資其色澤
如何而逐趣嗜其節解如何而中窳會其貌境
如何而傳神情隨吾之所請質而抉秘焉喻於
心止於衆符啗然而人人失如此者吾黨之所
景附而不能去者也自吾得此於先生而戶外
之履日錯而噎中涓有格有不格而未必不格
者爲先生之所欲進也業以入前屨而後屨之
從而入也未必爲中涓之所不欲格也先生有
程焉當其期則旅而進能自得之於先生也色
之授蒐之予一往而歸已實無庸數數爲矣其
邇先生爲之名耶其爲旅者再而隔九關若新
吾自慙焉倦而謝又無庸數數爲矣是故先生
之教不肅而尊不假而親當先生之指顧而以
得當思不得當也又以不得當愧悔是憚思此
其大凡也其他爲某某實聲爲某某宣辭人各

自被者吾未暇爲先生更僕指也蓋余聞而慨焉今之師得思於弟子難如此自古師道之立其要歸之誼行爲足振起其規條如胡先生之教授湖州世奉爲模未聞以黠指藝文爲胡先生取大也如今所以思黎先生則交求之矣夫求多則多重重可也責其人以人重官而俾世之人以官易人可乎自

明興而崇厲學官藩

服隄國之傳率徵天下大儒名碩充之已或超

拜晉在 禁近侍從之閫以故其秩簡而其望

鳩菴集卷六

五十五

二十七

無貶減而其於教易行寔尋於今而去其初遠矣歲一省厥職問所被莪械何等而實不過以今諸生月朔旅謁讀法不衡命而止度諸生無不沾沾厚自期者也彼何能不相引心誹謂此何足辱吾師柰何易吾師而因以易吾師之弟子誠得如先生之所自爲先生爲之庶幾哉以先生爲吾黨重而又得其藻雅胥然溢心行之表者如此即諸生廟祠而求此其人何可旦莫冀而於其去也得不思余聞者一承先生玄聞

奧古殊不厝意標矩立門而語語實詣望而知
爲君子端人諸生亦人人向余稱先生不言躬
行不能於隱獨一闖其隙是真吾夫子與余所
披承合嗟呼誠得是爲之鵠也吾不知向時徵
辟大儒視先生又何等而其他湛神惠用又何
足具論今晉而牧矣世之重牧也重於師甚仕
得操劓行志於牧也易於師甚先生操所重以
行所易異日者之畏壘浦也直如吾谿上已乎
吾姑從諸弟子識之先生名某字某西省之盱
江人戊戌進士

鳩茲集卷六

五十六

二十九

周侯實政碑

今天下邑稱巖也邑爲通都五方之所攘攘日
夜輸而不得涸則巖不則冠紳綦履甲他郡不
則山澤原隰之腴齒殷蕃而詐謾生之不則竒
技末作機利之民輕干網而法禁不勝凡此皆
所以爲巖而吾郡之象山偏東陬馮鹵之區於
向所稱無一焉而其自昔稱難治又自有在今
夫邑即巖一城爾已象以瀕海故碁置於海之

孺者邑而外猶有四謂宿其中者皆尺伍於吾
無與也而諸蹶張馳射之士業與民市於民事
不能不有連無論儲糈仰我矣謂即吾人也其
屬籍故在伍自有爲之帥者吾令而不無格也
眈之黠者又時假之而與吾格也吾主於信而
讎之至也以齟齬爲招吾不必信而禁之弛也
日以利弊而不可底是故三時之賦積以連嘉
肺之陳連株累牘而莫之詰甚則掉臂其邑而
以睚眦之故走矜嚴若鶩度無可以繫其足者

而黠踰張矣謹厚者計無復之轉相慕用有不
爲彼所爲者寡矣此象所以難治之大歸而以
拊其背扼其項折其心如周侯有足術吾未暇
爲其數更僕者侯第於此得過半思爾夫弁謂
吾有遐心也眈又謂吾於弁奕而有所訛豈不
各持有說哉有田會有後弗以弁故而得以後
盡委之眈也弁業有弁徯弗以畝故而與眈盡
供一切也眈無辭弁亦無辭矣又不問其弁與
眈也畝如干爲準某宜甲某宜里某當上中當

下下額懸而人自以訖領之此無遜彼亦無遜
矣其秀稚之能爲士者又弗問其爲弁與胙也
其甄叙得衡其登延得度諸在宮牆之務舉所
墜益所無蔚起而爲俎豆輝士慶得師率有鄙
吝無以關其口矣是故其教易行其令一而無
少貸驛族之解奏刀砉然而徐以安餘遊之如
別昌石爲異里也察戶口以交伺也黔愚之上
計有額單奉法馬以得無科牟也軍旗之授餼
按所荷戈且必從庾概以得無折兌侵冒也塵

市之需止於餐饋且立隼也衡量之更準以壹
也博塞之遠無復蕩墜也無煩四顧而合于桑
林之舞隨所躋皆是矣於是報政政成父老弟
子竊相語侯爲天子牧遐疇所注被過當若
此行及殊遷安所得藉之爲百世利則羣千百
而謁於臺於郡請以珉紀咸報可則又謁余而
請所以記余謂諸弟子意甚盛余亦習知爾侯
良嗣侯而邑者能必行如今日而前示之畫乎
吏奉尺一坐堂皇豈異入任獨於其頌曰儼神

君望而不自覺其懾者此其故難爲淺淺道也
即如平衡亦古者司市薄故耳向設禁而乃今
得一之者何也問侯所以一則令盡去其故而
以新屬之匠一人市有持故衡者輒治之衡新
而猶有昂則治匠匠無所辭罪衡用是一此詎
徒計數之用得哉余又問侯諸餼所以不可折
謂何侯曰此或祖制意深也土瘠而僻商輓
輸不時至胡所恃以遇歉且諸弊孔惟折尤易
竄端也又問侯歲旣稔趨爲不令遺秉通他歎

侯曰民多窶地所登毛實不比中故踴貨以殺
其直之昂爲窶人蘇耳時一疏洩爲諸甫田者
需賦地則司牧者之所默劑其間而未可以昔
昔闡出聽也余聞而大然其理夫此疇非治人
是賴而必法是摹哉諸弟子曰否否昔者尼父
致慨夏商以其文獻闕詩人之於典刑亦深致
意焉今吾邑即不稱冠帶甲屬者徼地靈當臨
軒哀然名地以得不岑岑嗣藉吾侯之振藻以
諸弟子出聞俾寓以內望海涯氣鬱蒸是何等

庶幾其所爲獻不乏而以子大夫之一言爲之
文何可少何可少余曰有是哉有是哉不辭而
授之簡侯名某字某荆之夷陵人自蒞象迄今
三載云

三禱云

對文簡對各某字某字夷荆人自蒞象迄今
文何可少何可少余曰有是哉有是哉不辭而
授之簡侯名某字某荆之夷陵人自蒞象迄今

明郡守宣州戴公濬湖隄城記

城據甬水上自唐季始基之括二湖滌潏其中
因天造也郡東薄大海六十里海東際卽爲倭
嘉靖壬子倭蹂內地披猖莫之禦當事議築甕
門增陴益崇出帑七千有奇而公私之佐力不
與焉逮今一週甲矣時亦飭庀無缺獨西南址
隱隱中墜莫之戒其上日以歆且圻飭之者第
於其歆且圻補綴之莫有窮所因旋綴旋圯費
亦莫爲量頃之宵人私禁物與倭通吳越閩踵

見告訛言孔多郡守戴公儲需除械視如敵至
每曰海外事吾何知恃吾有備爾已嘗登陴倚
樓櫓視城南堞獨卑履其處則城址石錯出斥
脅如豕牙罾跚跚如籬條憑堞而俯其外濠極
廣而內濱湖址亘一縷之中積受浸又北風排
濯剝斷之積以薄所得藉以鼻此重幾何行見
潰耳公喟然謂其參佐語稱有基無壞基如此
壞於何有令一旦潰而寇傲適至卽不斬出鑿
能邀海神鞭石充吾事乎於是召父老諮之視

斥蝕廣狹分尋咫尺椿河底椿之上甃石與斥
埽須之硯礫紉其裏無所辦公曰此成易耳今
濱湖而居者皆堙湖爲已壞吾欲還之湖久矣
向計之無所置土石今墾之湖以窒之城殆兩
相用乎於是衆莫不爽然謂長慮便計無加此
畚鍤胼胝并日戒興而工以次告竣時迫覲事
公馬首已北尋猶遑遑而爲民計扞備如此爰
稽前志宋元祐癸酉守臣劉公埜慨湖以堙窄
設不治而聽民之所之勢必無湖乃疏分其積

土位置之爲三島十洲一時侈體其事歌詩載
今夫劉公特以無所置裒而爲之景物以與民
樂樂耳其急不急相去視今日大有間其意則
今昔似之元隲天下名城明之城亦在隲中海
寇起惶遽復之嗣爲國珍所有又增築焉今亦
三百年矣姑無論城之圯與寇會也圯而議築
以十之力六七起陷三四用之層壘公私之費
視前事不倍不止我公之爲吾甬存力豈少小
哉父老又謂余言郡東北陬越月不雨偕走西

南汲以其地鄰湖井得後渴不則於湖汲湖窄則瀦有限安所資於井宋熙寧間大旱汲湖湖亦竭嗣有槩於劉公大爲濬日用食飲民之質也則依之矣闌_開烟波渟泓豁蕩可不謂孕靈濯濯者乎古初規城獨抱湖於其中得無意哉人情惟已之私得寸則寸曾不計群起而尤之卽一日可無湖於已亦大不便亦惟近之徂幸及身之無事得已則已疇爲異日肩自今以公而慮寧獨不任德亦不任怨哉隄長幾丈幾尺

自湖西奧底至長春門斥與水際式廓之增廣者一丈有咫磊高九尺請於幕府高公巡海使秦公出帑堦匠銀若干兩益之暖若干兩董其事者邑江侯弼公竣事者理周公高公諱某淄川人秦公諱某洛陽人公諱某宣州人周公諱某同安人江侯諱某歙州人丞何某効有勞積例得附書焉

補陀鍋漲記

余以乙巳二月抵洛伽瞻 大士致禱已從此
丘訪諸靈蹟顏題海岍孤絕度非佛僊不闕此
潮音諸洞神斧劈挿地底奔瀾大士現像多此中
比丘一一點指示之僕僕芒屨一任吾目并亦
謂耳可信無謬吾記鍋漲以近事徵非托齊諧
志怪也萬曆辛亥十月廿五日海潮寺食鍋去
竈懸浮五六寸鍋受米與水若干鍾時當晡供
已貯鍋中發炊矣鍋底舊有柱懼磚甃不任鍋

以柱支鍋浮與柱離一日許鍋無傾安用柱僧
衆搏頽懺悔久之鍋漸下及柱越歲閏十一月
十九日諸寶刹及僧寮厨庫付焰中靡孑矣寺
由補陀寺迂入三里故俗呼爲內寺竊自大智
師師嚴戒行又克肩事約其施鏹不數萬不辦
此先是智師頻見夢於寺僧其容有感且而覩
其肖像慘黯若泣數行下因負它置之亡何焰
起像得無毀師能免其軀乃不能免諸莊嚴相
耶相不可移方恚厭欲唾棄忝其免爲是之

災耳歲壬子十二月五日越歲癸丑正月五日
補陀鍋連漲如內寺僧以前占惴惴無倖理矣
乃今猶無恙豈其悚改猶得闕於佛慈姑以須
臾貸耶變不虛生感亦若響祥桑枯榮惑退美
言猶能市之自苦爲然矣顧此叢中有欲潔消
而勢不得佛雖彘心有欲憫庇而勢不得何以
故物蕪則穢穢不勝湔其不能不并玉后爲烏
夷而積骸若京觀豈其不仁視猶芻狗佛之不
必盡以姑息徇明矣自有鍋怪四方擅那轉輸
漸誦寺卽不焚其咎徵寧無以耗見耶先是當
事過計議有汰禁按志宋元豐三年王舜封使
三韓歸感靈異請額爲寶陀置田積穀許歲度
僧一人今遊僧奔赴歲無筭其歲自得度十耶
數十百耶今亦無策止約之能自消息亦惟佛
而可也

重濬江東浦口碑記

環郭而江郭東出度浮橋爲江東浦口碑者江

東廬市中導河入江時蓄洩而均浸漑之渠也郡所抵東極海爲邑爲衛所基置盤迴數百里而遙率以江東爲縮轂小民生活其中容膝則給故其地湫隘直上昂割寸則寸而涓涓之一綫無幾存矣猶未厭而跨渠爲棚通前後衢爲一肆礮與閘堙淤灌莽中不可詰歲暑雨則水橫流而居之稍窪者以沉竈病負廬而拓畊地上腴澇則經市而赴於江甚近礮壅則無塗之從還而東注於二三十里之外其爲道也迂其

洩不以時而穡事病河紆繁屈闕闕爲地肺清泚疏流自昔謂東七鄉之水朝宗郡城脉絡此矣礮夷爲平陸而地靈且以坻滯病極其勢不一大創更正之民且惡知其非有矣於是諸士民偕而白其狀於邑江侯侯曰吾責也趣往察故趾后礮具如士民狀卽爲請於郡於觀察撤浮舍若干間刊滌滯垢俾水由閘入江具如故又設司礮老人一名兼攝大石礮及米行橋河一帶有觸禁不以首以其罪罪之且坐賄論於

是民大悅相勸不日竣役諸文學造余而請記其事曰微獨侯之德不能忘要爲後事師非托之砥不可也余爲攷郡志宋淳祐二年守陳公蟾嘗復江東大石二礮江東卽今之所謂瀟口也宋以前已有此礮而不能詳其所始其不能不堙而有俟於後之治且淪昔與今無異獨難如守陳公者踵接得耳入 明嘉靖三十八年守周公希哲方經始淘米行河并修諸礮繼爲曾公鑑仍肩事而令田公登年鉤稽得度省督有程渠西下如龍尾洒洒注於江如舊志今之父老猶有及見者而其堙也已若爾江東於郡爲巨鎮從睥睨眺江東卽一區詎古所稱萬家邑奸僞萌生所當按治奚恩貸人情惟已之菑不遺餘力而以妨於公則弗恤曾不思已亦公中之一人已之踞此何日之有愚夫婦何能以戶說侯亦曰惟有三尺從事已爾志又稱前事土人以私故抵闕百方今慮無不唯唯退舍抑亦有洞於侯之坦衷非有作於匹夫斥汰矣侯

強敏誠壹百爾不以傳舍視此獨其一云或又
言自築東岡廢回江今日浦口之導流又有棘
於曩時所繇陰受侯貺詎惟一屢之爲賴王駐
洋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皆礮之闢之以補
回江之廢去東錢之泐葑通米行之內乃議載
前志皆侯所欲次第舉者侯名秉謙徽之歙縣人
庚戌進士礮渠深廣丈尺備如志仍以勒碑陰
云

明郡司理魏公重修風棚廟塘記

郡跨甬水據其勝地原隰陵阜錯高下河渠之
有礮閘塘堰伺蓄洩蓋因勢爲用云郡東屆大
江西南二鄉之水自大雷它山合流以東源甚
遠延流所注各有礮恒雨湍暴礮之洩不二三
水乘瑕而潰攻莫可抵甬止不及旬洩輒涸待
命於天稍愆以無年告矣風棚去郡三十里舊
有礮自宋大觀更築爲塘起眺江橋地漸下及
南望積瀆又漸昂風棚以塘亘居中如帶勢獨
下水或橫出上又趾薄江塘寢受嚙歲有圯陷

以一切彌縫之今

上乙卯秋七月雨決旬塘中斷駢流赴如奔馬
守隄吏率農人集諸具爲隄防莫知措公聞而
憮然曰是以雨病不雨又病患所從來矣及冬
借得公署邑事詢民急首此後下橋渠底與土
平採巨石層纍其上擇耆民之樸謹八人計丈
分工凡再越日公一詣塘衡物料程工拙無少
訛劇自工興盡冬月霽入春天雨雪時工就已
六七町從雪中遙見旌羽知公觸雪來皆感泣

鳩茲集卷六

六九

疇復忍情窳負乃公者後始乙卯十一月十二
日竣於丙辰春王二十二日計長一百三丈闊
一丈二尺高九尺費金五百七十四兩事半工
倍則身董之効也諸父老聚闔而謀曰風朔自
虞公有塘其廟至今在五百有四年矣吾儕不
敢廢俎豆顧其築以土歲補罅爲苟延何知今
日之纍石速而堅碣無却顧如此計今當與河
山不磨疇則貽之請以名曰魏公塘虞公不得
專美於前吾且尸而祝焉徵余文紀其事公又

選間及陸家堰銅盆浦堰大石堰皆以不日成
云余惟水利繫民生最鉅方在事率苦渴日以
赴肩睫急若驅而事有迫需之一朝而若爲闊
遠情寔者又公見而公置之曾不計中河之失
舟也一壺而千金金非所靳矣壺焉從市有如
公之預爲備而身先事者幾公丰儀整偉喜怒
不見色爲政務持大體間聽詞肅庭宇無良者
自喘喘毋敢以譖進嘗受牒簿錄諸夙負者家
公爭之強以得無覆按公爲一加餐其他絕賧
羨厲風猷平冤抑郵顛連其惠用慈明事事有
意不能以一二詳第爲慰諸父老請爲塘事載
諸道周只此尋咫尺之氓乃毗所慕用與公異日
所被於天下詎此氓已哉公名復琦字
號獻五汝寧之固始人萬曆癸丑進士

、鄞邑江侯生祠記

江侯之蒞吾鄞爲庚戌嘉平月至乙卯冬孟當
再上計諸父老聚族而謀曰微天奉得有侯五
年行當留邸居津華儕小人長此海濱何日得

望見侯則有肖侯貌而尸於其家者矣去可一
年所而人出所貌質於衆擇其肖者附於王荆
公祠之右偏地設享焉享已借而造於余請紀
其事余謂諸父老雖習侯被休光不盡徵侯事
若第言之一人進曰當侯在時某等亦不覺侯
何如也卽如試童試凡再咸帖帖無譁嗣此有
攘臂扞文罔所株連不必盡白而轉思前事之
奉要束爲難矣番舶通倭偵邏糜沸簿錄之惟
所質無赦耳黠者又借之以報睚眦搜寄蘊告

無虛日微侯洞其譖囊三木子搢其燃而封豕
之磨牙且靡遺矣一人進曰事誠有之余設肆
之民也有億乎是自侯下車未有以半檄質所
需而市吏莫能爲之擾矣嘉肺之讞不肯不濫
束矢第取登廋而民毛恒得以皮麗矣上賦一
平其衡而民不爲耗羨重困矣籍畝鱗次給有
帖而重購窮於技矣輸戶遍載紅單而當里不
爲逋人代征矣陂堰農業所憑也如東岡如枸涇
皆時厯獨風棚以湍暴驟圯時迫秋闈又無可

與語授程寧已之俟諸後其權之乎緩急盈誦甚衷焉罕得秋毫爲匠民乾沒矣尺伍之鈎稽爲弁而距者所寢處久矣奉使者檄而殫力從事曠籍盡蠲其爲排里之無辜祛累何算編與審之不益所從來矣適其事而占役中程雍閒不擾邇編邇審一月而事竣匪侯之才敏有度能爾耶若乃享於庭而必無以筭噐入甄其良而必無以駮耳鬻賢者親之傑者貴之才者造之卑者厲之扼者卹之顛無害者賑之孰之非

子大夫之所聞且見者邪子大夫奚其獨無億余曰唯唯余不能如父老纓纓數也余所能知獨侯心耳侯爲人質直而寬閒易以恭勤身而無賣明而無察不可以非禮移無擇於其所尊也不可以非道悅無擇於其親不親也不無忤於色而一頃忘之不無爽於銖而不遠復之客或面頌循政輒謝曰非堯舜安能事盡善矧乎今之人其不自假如此固無成心亡勝心昭乎與天下喻其所自盟如此行立於朝定大計

決大議而寧與荆公執其頗爲哉自鄞有令如
荆公亦可數矣如荆公今鄞不如荆公相天下
吾於侯之空空忠益前詹之百世而下比公香
火裊裊高芬時通戶牖於其今時不於其相天
下時也諸父老曰善言約而該物寸寸而稱之
必差儕小人何足以盡侯今日奚其能占侯他
日姑以此紀祠事足矣祠凡三楹前除方廣可
五尋後又三楹祝奉涓除仍其故居在王祠右
廡侯名秉謙字兆豫別號徽章庚戌進士徽之

鳩茲集卷六

七三

歙縣人

烏金廟後塘改築石塘記

郡南三十里而遙爲烏金硯唐太和七年鄞令
王侯元暉築堰宅山而又於其下流設爲硯以

疏分之者也郡河渠書云王侯已堰宅山用三木鵝乘暴流浮之視鵝所棲處築硤門洩水今之烏金積瀆行春是也自太和至今七百八十五年無毀硤左右亘爲塘界江河如帶硤纍石不可防一時用民不能弁塘皆爲石歲暑雨受湍攻土力不敵塘中斷水趨之如奔馬追圖障塞而莫有爲狂瀾挽者矣用止輒涸爲障易而民方噉噉爭升斗自活又不暇爲公衆役矣其地爲句章之鎮都舊編

七里事追告病簿尉

鳩茲集卷六

十四

趨董工誰當暴餼從事

又率率罔旦夕効不

獨民病司事亦交病矣歲丙辰雨浹旬諸窪陷道相望耆父老鯁鯁願殫其頂踵懇於觀察蔡公下郡議守楊尊郡司馬商尊僉曰更石便何憚此一勞不以徇民於是商尊行度地力主之曰是不可已考量工費二百五十兩諸在沾利畝稅九毫亡何河渠使梁君來終厥後後先程工則邑曾尉守約也塘長

百文工始丙辰

十一月竣事丁巳四月而里排王大和等請

得余記其事且曰幸佩闔休識不忘唯一言之
托貞砥不朽耳余問何以名烏金廟後塘曰廟
在水中中央塘在東則廟之後也廟爲何神卽堰
它山之王侯它山已有廟此爲侯行祠也民之
不能忘侯如此余謂諸父老塘以石愈於土卽
礮與塘之有崩不崩可前睹矣久則雖石不保
無少圯聽之而小者巨矣覩今創事以較補鑿
其難易奚相倍之蓰俟後君子何日不有佚道
使竭其有感於斯興起

